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十五回 五霸山大郎遇寇 王金蓮喜產麟兒

樗蒲百萬不言貧，犯陣衝豎止赤身。常誦《漢書》笑樊噲，但能屠狗不屠人。

話說趙虎臣夫妻，那日被龐家的兵馬困住，忽見遠遠標燈大書「楊府」兩字，後面又是一支人馬追來，衝散了陣勢，龐兵都不見了，那時兩人就借這燈光，一直走出戰場。趙大嫂道：「官人，我和你脫了重圍，不知鳳姑同姑丈如何？」虎臣道：「我們一邊走一邊尋便了。」

正在行走，忽見一人一騎隱隱的走來，虎臣大喝一聲：「呔！來老是誰？」答道：「小將趙鳳奴！」虎臣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妹，愚兄與你大嫂在此。」鳳奴同兄嫂把大家被困的話講了一會，虎臣道：「不知妹丈可曾脫出重圍？」鳳奴搖頭道：「不知。」大嫂道：「此處離山已是二三百里，我們且脫了甲冑，算為土民，方好再等救兵。」鳳奴道：「這倒不錯。」大家卸了甲冑，改作土民不題。卻是：

干戈暫且權收拾，甲冑包藏為土民。

志存宋室忠良輩，堯廷指佞恨奸臣。

龐丞相收住了人馬，然後說道：「姪兒，我想費盡心機，使這個神通，已是十全的妙計，穩穩拿住的了，誰道旁邊衝出一支人馬來，把我們的兵馬衝散。那呼守勇想是混出營頭，不知又往那裡去了。眾將官，衝殺這支人馬，究竟那裡來的？」眾將道：「啟上太師爺，昨晚臨陣之時，小將以為得計，忽見旁邊衝出一支人馬，燈上寫的『楊府』兩字，被他殺得昏天黑地，七顛八倒，想是呼家子趁此走了。」丞相道：「燈上既然寫的『楊府』，必定是呼守信借來的楊家將。速令三軍且到太行山一路追去，必然拿獲他兄弟兩個。」那四虎奉了將令，星飛追往西羌去了。卻是：

憑他妙策難逃網，管取頭顱獻玉皇。

且說趙虎臣被龐家滅了山寨，殺得抱頭鼠竄，東三西四，幸虧有一支人馬到來，救他出了重圍。且喜他妹子鳳奴倒也足智多謀，人家卸了軍裝，扮做了乞兒，日間沿途求討，晚間古廟安身。虎臣道：「我忽此非久計，不如仍回故里再處。但不知妹子、大嫂意下如何？」鳳奴道：「哥哥尊見極是。古人說得好，樹高千丈，時落歸根。」大嫂道：「既是這般，何不就走走？」

那三人就此曉行夜宿，不覺已到五霸山了。那曉山旁衝出一班嘍囉，攔住去路，又有五個頭目趕來，說道：「俺等叫扳著天錢富、小霸王李興、滾龍球吳大海、獨角犀金勝、飛天鵬任大羽。」那五個頭目各帶一根齊眉棍，喝道：「漢子休走，快把姣姣留下，你也好在此享些受用。」那虎臣聽了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大膽的毛賊，你快快送些金銀與俺做個盤纏。若不送來，你休想在這裡稱霸！」那五個頭目怒道：「也罷，不戰不勝，且與他決個輸贏。漢子看棍。」這五根齊眉棍一起打下。虎臣架住了棍子，心裡一想，且許敗過去。

那頭目逼住虎臣，舉棍打來，虎臣趁勢搶將進來，奪了一根棍子，打將過去，把那扳著天錢富一棍打死。那四個頭目見扳著天已死，他們心裡想道：「我們不如拜伏了罷。」大家跪倒在地，道：「小可們不識英雄，多多有罪，如今大哥哥扳著天身死，求英雄在此做個寨主，小可們同這部下嘍兵甘願聽令！」那虎臣同妻與妹商議，鳳奴道：「哥哥，既有此說，應允何妨？」虎臣道：「你們願聽俺的命令麼？」頭目道：「小可們願在大王麾下效力。」虎臣道：「也罷，俺且在此做個寨主。」那頭目們聽他允了，即傳齊各部嘍兵，披掛去迎趙大王升帳。

虎臣同了妻與妹上山，吩咐眾嘍兵免參，著頭目進見，四個頭目一齊參見虎臣道：「這裡共有多少人馬？多少錢糧？細細說與孤家知道。」頭目道：「啟上大王：這裡有五霸，部下有二十名校軍，二千人馬，錢糧夠吃兩年多些。」虎臣道：「古人云：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今孤家在此，少不得的夫人妹子逐日總要比試，你們四人既在孤家麾下，做個總監軍罷了。那錢糧不足，不可害人性命借來，違則惟你監軍是問。」那監軍把大王的號令，吩咐各部人馬奉令依行。果然：

圖王霸業非我願，孝義堂前集眾英。

且說王金蓮與呼公子成親才半載，公子走後，金蓮想起：自從龐賊領兵追捉公子，害得我夫妻分離，如今不知怎麼樣了？金蓮正在思想，忽然肚中疼痛起來。那翠桃看見小姐疼痛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只怕今日要分娩了，待我報知員外、院君。」翠桃到裡邊說了，回到房來，只見小姐睡熟，那小姐夢見一位金甲神從天而下，正要看見何神，忽又一陣大痛，睜眼一觀，呀，原來睡在這裡，方才卻是一夢。又是一陣緊痛，喜生一位小官人。那翠桃抱來一看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小官人生得鼻直口方，聲音響亮，與公子面貌一般的。小姐與公子伶俐俐俐，自然生的小官人也是清清秀秀。若是齷齪齷齪的父母，必定生個邋邋遑遑的兒子。」

那翠桃同小姐在裡邊抱著小官人，好不快活。那曉外邊這些田夫們見王員外家火起，急急趕來相救。員外聽說後面火起，急喚翠桃出來相問。那翠桃道：「方才小姐肚痛，幸喜生了一位小官人，小婢正來報員外、院君知曉，裡邊並沒有火光。那小官人出世的時節，房裡不過有些香氣，那裡有什麼火光？員外睬他則甚？」那員外聽說小姐添了小官人，心裡十分快活，來到外邊，說道：「各位鄉鄰，舍下並未失火，方才小女生了一個小官人。」那些鄉鄰聽說員外添了外孫，眾人齊道：「員外恭喜，這位小官人長成，必然是個大器，我們驚動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多承各位問候。」眾人各自回家。卻是：

從來將相原無種，天憐忠孝降麟兒。

那員外、院君曉得小姐生了一個小官人，十分歡喜，來到小姐房裡，恭喜一番，抱那小官人一看，果然大庭高聳，鼻直口方，說道：「女兒，你生了這樣的兒子，日後一定享他的洪福哩。」金蓮道：「多謝爹爹、母親。」員外道：「待我與外孫取個名兒來。」金蓮道：「爹爹，那呼公子臨去叮囑，說道，生了個男的，叫他延慶便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女兒，方才你說呼公子，且喜沒有外人在此，倘若人家曉得呼公子是王家的女婿，豈不是又要弄出禍來？如今叫他王延慶罷。」金蓮道：「爹爹主見不差，竟叫他王延慶便了。」正是：

文身斷髮蒼蒼，不反南人格有苗。

竭力致身分次第，先職子職後登朝。

且說龐妃聞西宮劉妃娘娘已經懷妊，心裡很不爽快，恐他生了太子，朝廷必然寵愛。龐妃正想問。那曉劉妃腹痛起來，那龐妃已令心腹太監翁貴，買了一個女娃子進來，恰好劉妃正在收盆，龐妃假意慰問看顧，一心要想調換。不道劉妃生了一個太子，被龐妃暗囑了官娥，調換了太子出去，就命官娥寇直，將太子拋送御河裡邊。

那寇直不敢違拗龐妃，只得奉命依行。來到御河邊，將太子取出，細細一看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寇直捧了太子，正在痛哭，忽聽一聲咳嗽。寇直急將太子藏好。恰是陳太監走來，見那寇直女在金水河邊，上前問道：「寇直女，你在河邊則甚？」寇直道：「陳公公，不要說起，龐娘娘調換了劉娘娘生下的太子，教我拿來送入河內，我不忍將好好一個太子弄死，所以在此悲痛。」那陳琳聽了，倒是一嚇，說道：「寇直，此事斷不可行，況皇上晨夕想生太子，豈可弄死儲君？」寇直道：「我原是這般念頭，為此啼哭。」陳琳道：「寇直，咱去也。古人說得好：閉口深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況這個龐娘娘，何等厲害，咱不要惹出事來。」這教：

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雙子鋪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陳琳說了這話，回身就走，寇直一把拖住，說道：「陳公公，你若不與我想個方法救這太子，還想做宋朝的太監麼？」陳琳道：「寇直，依你便怎麼？」寇直道：「依我，想個法子救了太子的性命。」陳琳道：「不依呢？」寇直道：「公公不救，我們大

家死在河裡便了。」那陳琳吃了一唬，想道：「他不過一個官娥，也知大義。難道咱是仁宗皇帝的得力太監，倒不如個女子？也罷，待咱把這太子藏在身邊，且到園內彩桃子，一齊送到八王爺府中。那八王爺最是修善的，待咱細細與他說明，再無不依。」寇直聽了大喜遂將太子交付陳琳，寇直一逕回宮，來見龐妃，說道：「啟上娘娘，這事辦過了。」那龐妃道：「你須秘密些兒！」寇直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龐妃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一計操成真妙策，萬千辛苦樂今朝。」

且說陳琳，被寇直將太子托我，心裡好為擔憂。不免彩了幾顆桃子，竟往八王府去。陳琳想了一回，來見王爺，說道：「咱奉旨進桃，與王爺慶壽！」那八王開盒一看，只見桃內一個孩子。八王就查究起來，陳琳把緣由細說。那八王細看這小孩子相與仁宗相似。說道：「陳琳，你既送來，說話須要小心。」陳琳道：「理會得。」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